

一 东市异人

夏末秋初，未申交际，长安城笼罩于夕阳余晖之中，一如仙人当空撒下大片大片碎金花，为这座国都雄城披上金色纱衣。距离朱雀门三坊远近的东市正值买卖高峰，人潮如海，异族人士穿插其中，奇装异服层出不穷，简直如万国展览。

徐真远离人群，斜靠于墙边，怀中抱着皮制刀鞘，懒洋洋地叼着一根苦茶梗，手里把玩着一枚开元通宝大钱。大钱在他的手中翻滚旋转，从拇指开始，到尾指又旋转回来，在手背上来回滚动，手指灵动轻快，大钱如通灵一般流畅。

不过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人群的惊呼再次吸引，红人馆前面早已人满为患，徐真看着同事们一个个挺拔英武地维持着秩序，心里也是一阵阵苦笑。

唐人也是不靠谱，明明就是个巡街的小喽啰，偏偏取了个“武侯”这么威猛的头衔，听起来霸气，可像徐真这样的实习武侯，刀鞘里连真家伙都没有，只有一柄吓唬人的木刀。

红人馆在东市也算小有名气，今天也不知哪家贵人赏脸，居然开了个百戏集，馆前还有一头白象在巡游，舞台上的笼子里更是困着奇珍异兽，看客连声喝彩，“水泄不通”这个词已经无法形容此时之盛况，大唐的经济文化果然鼎盛。

此时见得一个大胡子天竺老者拄着一根蛇杖，佝偻着身子走到场中，停步于早已准备好的方毯之上，诸多看客不明所以，眼中却又满是期许，鸦雀无声，竟然被这大胡子的神秘气场所震慑住。

老者将手中蛇杖倒插于地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显是施展无上瑜珈术，六七个妖娆的异域女郎摇摆着水蛇腰和葫芦臀，在老者左右曼舞，铃铛项圈和珠宝叮当作响，手脚露出的大片雪白赚足了眼球，引得一千儿郎们口干舌燥。

两名异族大汉更是守护在舞台两边，时不时将异域火油含于口中，往手中火炬上喷吐，火龙轰轰，让人惊奇连连。

“快看！快看！”

人群顿时骚乱起来，因为那老者左手抚杖头，右手捏个莲华印，双脚慢慢盘起，居然悬浮起来。

“这是佛国降临的上师！是活菩萨啊！大家都来膜拜一番，也好祈个福缘！”

也不知谁带了个头，周围人群跪倒一大片，大钱“叮叮当当”落入方毯前面的紫金钵之中，很快就满溢而出，其他人干脆直接撒在地上，更有人献上香炉，虔诚叩拜起来。

红人馆看台上的贵客拍掌称善，命家仆不断送上赏赐，一千胡人虽然没有千恩万谢，但眼中却炽热无比。

连平时对徐真呼来喝去的坊正大人，此时都目瞪口呆，偷偷地往地上丢了几个大钱，口中念念叨叨，估摸着来年的考评又多了两成把握了。

武侯们也顾不上维持秩序，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被这种近乎仙术的瑜珈秘术震服，他们也都偷偷祈福，更有甚者，一些人开始涌向老者，想要触摸一下这位活神仙。

“都让开！滚开点儿！”

呵斥声如炸雷一般响起，人群分开一条道，七八名黑衣武者簇拥着一名富贵小郎君，径直来到了老者的面前。

这位小郎君约莫十一二岁，身子未发，眉宇初开，玲珑俊美，如那画上的仙童一般惹人瞩目。一身胡服合身得体，腰间挎着一柄镶满宝石的玉刀，就算在这“皇亲贵胄遍地走”的国都之中，都算得上贵气逼人了。

诸人很快被驱散开来，小郎君故作老气，大摇大摆上前来，也不动手，只是绕着老者走了两圈，又抽出玉刀来，想要掀起老者的袍子，显然是个

喜爱揭秘以示聪慧的胆大小孩。

旁边两名舞女想要阻止，却被黑衣武者们一番怒目而视。强大的凶威压迫之下，舞女只能朝老者投去求助的目光，后者微微睁开双目，轻轻摇头，以示无妨。

那小郎君冷哼一声，也不直接碰触老者，撩起袍子检查了一番，又在那蛇杖上敲敲打打，脸色顿时有些难看，显然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象之中的机关暗门之类的东西。

红人馆的管事们见得小郎君出现，连忙回报，不多时那矮胖的馆主就小碎步出来解围，将小郎君迎到馆前设立的看台之上，黑衣武士分列左右，气势颇为尊威。

老者见得时候差不多，也就慢慢放下双腿，脚踏实地，抽出蛇杖，左右舞女将地上大钱收拾起来，连方毯一并撤去，显出地面完好的青砖。众人又是一阵倒抽凉气，原本以为老者在地面上事先做了手脚的人，此时都心服口服，看着那老者的目光更是充满了朝圣的仰慕和崇拜。

“咦？有点儿意思啊……”徐真见得方毯撤去之后，也是微微吃惊，对老者的手段又是高看了半分。

这位小郎君显然是今天的贵人，馆主连忙让天竺老人再施神技，一旦博得这位小主欢心，红人馆可就真要红遍长安了。

天竺老人也不啰嗦，捏着莲华印朝主席位行了一个僧礼，却是解下自己腰间的三尺草绳，双手高举过胸，四方展示一圈，而后随意丢向人群。

民众早已视老叟为神仙人物，当即一拥而上，哄抢那草绳，一个满身油腻的市井爷们儿仗着过人身躯和力气，将那绳索抢在手中，然而双手滑腻，那草绳却变成了一条花花绿绿的长虫。

“我的老娘耶！”

那爷们儿裤裆一缩，慌乱地将长虫往台上丢回去，众人见得此等丑态，哄堂大笑之余，却对老叟敬若神明。

徐真双眼微眯，心头却是震撼起来，因为老人这一手，连他这个幻术^①世家出身的人，都没能够看出端倪来。

天竺老人淡淡一笑，脱下背后披风，置于地上，将长蛇盘成一团，包

裹于披风之中，稍稍退后两步，口中再次念起口诀来。

看台之上，富贵小郎君眼中露出惊喜，也顾不得贵人仪态，从榻上站了起来，与诸多民众一般无二，伸长脖子盯着那地上的包裹。

“摩诃竭帝波若波罗可喏！”

天竺老人一声大喝，地上披风一阵鼓动，一截绳头探出来，却像被无形的仙人之手抓摄而上，冲天而起，同时升腾起一股烟雾，两相映照下，那绳索竟如无穷无尽一般，不知扶摇上得青天几许。远处人群见得此处烟雾缭绕，不由好奇，纷纷来此观看。

“我的天，这就是失传的印度神仙索^②！”徐真心旌动摇，被眼前的一幕震慑得目瞪口呆，没想到居然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得如此奇术。

“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”小郎君那白皙如玉的小脸蛋显出兴奋的潮红，小胸脯不断起伏着，显然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震惊了。

围观人群早已按捺不住心中震惊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样的事迹，无异于神迹了！周遭氛围轰然炸开，惊骇议论声之中，大片大片民众再次跪倒在地，这一次却行得是五体投地的大礼。

天竺老者脸色苍白，就好像耗尽了法力，两名黑袍人连忙将其扶到一旁，人群顿时爆发出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，纷纷上前来献礼，怀中钱袋子更是直接供于场中，不多时就堆成了小山包。

“早知道这么好赚，老子也撂地卖艺好了，还当这个窝囊的小武侯干吗！”徐真嘟囔着暗骂，盯着那堆钱袋，眼睛都发直了。

“好！好！赏！快赏！”

那小郎君过得许久才回过神来，抚掌大笑着，左边黑衣武者微微垂首，从怀中掏出一个鼓鼓的钱袋，丢在了老者的脚下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钱袋口爆开，流出一片片拇指大的金叶子。

老者的目光只在金叶子上停留了一下，很快就无视这些粪土之物，朝小郎君微微颌首致敬。

徐真目光如炬，混迹市井，察言观色是必修课程，揣摩心理更是必不可少，这老者的表现实在处处透着诡异，根本就不像寻常的异域艺人。

他心头涌起警惕之时，那小郎君却从榻上跳下来，一改当初的矜贵，

老气横秋地摸着下巴，下到场中，小心地打量着那直立的神仙索。胆子渐渐大起来之后，居然伸手抓住绳索，用力扯动，但那绳索却不动如天柱。

“上师，此仙索真能通往那天上之仙境神国？”小郎君满眼惊奇地朝天竺老人问道，言语之中充满了质疑却又带着震撼和惊叹。

天竺老人微微一笑，用稍显生硬的声音回答道：“老僧也不知通往何处，小郎君仪表非凡，非常人也，不若上得青天问天高？”

小郎君微微一愕，心头到底有些骇然，可见得那老者眼中充满戏谑，却是激起了心中斗志，咬咬牙，小白脸泛红起来，作势就要攀爬那绳索，周围人群连声叫好，那小郎君更是志得意满。诸多黑衣武者连忙上前，欲将小郎君挡住，却被小郎君一个眼神就顶了回去，只得垂首护在周围。

小郎君虽然看起来娇弱，但毕竟灵巧，不多时就已经攀上半空，脚下人群噤若寒蝉，只剩下仰脖吞咽口水的声音。

然而小郎君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云雾之中，而诸多黑衣武者紧张起来，连忙按刀询问，那天竺老者才慢悠悠起身，双手合十道：“定是小郎君贪恋仙国风景，流连忘返，待老僧引得这位小贵人回归！”

话不多说，这老人也是攀上了绳索，然而他才爬过红人馆的二楼，那绳索却陡然松懈，窸窸窣窣地掉落下来，那老僧惊呼一声，黑影猛然坠地。

“糟糕！不对头啊！”徐真回想起自己偶得一观的古籍之中关于神仙索的记载，心头猛然一沉，冲入人群之中一看，那黑影只是天竺老人的长袍，哪里还见得半个人影！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黑衣武者顿时发现事情不妙，推开舞女和长袍异人，见场中就只有那长袍和草绳，小郎君和天竺老人却不知所踪。

“不好！”黑衣武者一下子冷汗就冒了出来，四处扫视了一圈，但人头涌动，哪里见得那老者和小郎君的身影。腰间长刀锵然出鞘，黑衣武者们瞬间将这群异域人拿下，为首武者虬髯倒张，炸雷一般大喝道：“全部给我跪下！否则格杀勿论！”

长安城中，天子脚下，民众中规中矩，见得动了刀剑，轰然全部趴倒，然而人群之中，却哪里见得那老者半根汗毛。

黑衣武者也是急了上火，朝后面的武者大喊一声：“还不发信？”

那武者一下子醒悟过来，解下黑衣底下的手弩，扣动机括，一根镞箭尖啸着升空，直射如血红晚霞，整个长安都笼罩在惶惶阴影之中。

“这老小子果然有猫腻！”徐真“呸”一声吐出口中苦茶梗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人群。根据古籍上对印度神仙索这门神秘古戏法的剖析，估算了大概的位置，很快就来到拥挤的街道之上。放眼望去，不多时就找到了一个长袍触地的背影，当下也不声张，加快脚步追了上去！

警示之鸣镞一经升空，就已经证实了一个问题，这位小郎君绝非一般贵胄公子，敢在长安城发射鸣镞，身份以及背后力量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。

这也就更加确定了徐真的猜测，这伙异人，绝对是有备而来，从一开始的目标，说不得就是这位小公子。不过他也算安心下来，因为鸣镞一响，坊门就会提前关闭，想出长安，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街道前方那长袍背影之上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大变活人和活人消失的戏法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只有“移花接木，李代桃僵”这一方法才能够做到。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，黑衣武者扣下的那些长袍异人之中，必定有一个是那老者。

此时示警之声大作，街道上顿时乱哄哄一片，人群多有踩踏，如惊鸟回巢，纷纷往各自坊间逃走，长安府的人马迅速出动，前往事发东市。

徐真夹在人潮之中，视线却一直盯着那缓行的长袍人，他来到大唐已经三年有余，到现在才混了个小武侯，说出去都嫌丢人，要是被家里那位知道，更是免不了一番冷嘲热讽，想想心头就郁闷无力。而那位小公子身份一看就非同一般，如果能够将小公子救回来，那可就走一步登天了。

那长袍人也极为懂得利用人潮掩护，如游鱼穿梭水草一般，动作不缓不急，显然早已算计过此等情况。

眼看长袍人就要到达外城门，徐真也是心头急促，几次想要加速，都被人潮给挤了回来。情急之下，他正想大声呼喊，却见得鸿胪寺的队伍正护送着一支外藩使节车队，准备通过外城门。长袍人不紧不慢地吊在车队尾巴上，车厢打开，他就这么顺势轻巧地钻入最后面的马车之中。

徐真心头暗惊，这伙人绝对是深谋远虑，谋划已久，否则根本无法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。

鸿胪寺那帮人自然也察觉到了东市的动荡，可有人敢在天子脚下犯事，说出去岂不给国家丢脸？说不得瞎乱解释一通，什么市场走火云云罢了。

徐真的呼喊淹没于人潮的骚乱之中，此时再也顾不得这许多，推开人群，大步奔跑起来，只要到得外城门，就能够拦下这支车队了。

然而这个时候，一股强大的危机感从心底涌了起来，徐真下意识矮身偏头，一枚短箭从他的头皮处擦过，身后一人闷声倒地，却直接淹没在混乱的人流之中，大家只顾着逃散，都觉得这人的不慎倒地，哪里会想到有人暗算。

徐真头皮发麻，双目怒睁，刚刚抬起头来，又是一枚短箭射过来，情急之下，他拔出木刀来格挡，那木刀居然应声而断，可见这短箭并非袖筒发射，而是强有力的暗弩。

遭遇到狙击，徐真也不敢有半点儿大意，他的目光循着短箭发射源头，很快就锁定了坊墙边上的榆槐林，虽然林木稀疏，但遮掩个把刺客，也是很容易的事情。

他瞬间锁定了左边那棵大槐树，伸手入怀，摸出一枚边缘磨出锋刃的大钱，这可是他自制的金钱镖。

有风从西北而来，大槐树背后撩起几缕微微金光，徐真觑得清楚，那并非金光，而是刺客在夕阳映照之下的金发。手中金钱镖猛地甩出，那刺客刚想冒头，又连忙缩了回去，金钱镖“噗”一声没入大槐树之中。

徐真早先几年迷恋过飞刀，老爷子还专门请了行家教授，他也是天赋异禀，不但飞刀飞得准快稳，各色暗器都过手灵活，稍加练习便熟练异常，可谓“一门通，百门通”。来到大唐以后，想找个趁手的兵刃防身，找来找去，就锁定这大钱上，携带方便又不引人注意，带着甚是方便。

逼退了刺客之后，再次探手入怀，这回摸出来的却是两颗圆润的鹅卵石。

刺客被那金钱镖吓了一跳，心有余悸，被徐真接踵而来的两枚鹅卵石乱了阵脚，从大槐树后面窜出来，同样不甘示弱地回射出最后一枚短箭。

想要在长安城中私带武器并不容易，这三枚短箭已经是极限数目，若非紧要关头，她也不会使用。可徐真似乎早已料到她会反击，如猎豹一般急停躲闪，那短箭擦着他的肩头而过，虽然刺破了皮肉，但并没有伤及根本，而徐真射出一枚金钱镖，正中刺客的小腿。

“哪里走！”

徐真心头大喜，鸿胪寺护送的车队已经通关，他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只要将这刺客拿下，那也是大功一件了。至于小公子被绑架这件事情，涉及外藩事务，想来是个极大的阴谋，已经不是他一个人能够改变得了的。

心意已决，徐真快步疾行，往怀里摸出一枚金钱镖，暗扣在手中，他的金钱镖也不多，不敢再乱用，反正刺客中了镖，速度已经慢了下来，他要等待最佳时机再出手。

然而那刺客显然不甘就俘，反手一挥，再次甩出一件暗器来。徐真以为她没有了短箭，却没想到她还有其他暗器，避无可避，当即挥动刀鞘来格挡。

那暗器却像是软绳一类，缠在了刀鞘之上，徐真额头冒汗，见得刀鞘上面缠着的哪里是什么软绳，分明是一条绿油油的小毒蛇。

“嘶！”

小毒蛇电射而来，一口咬在了徐真的手背之上，一股酥麻之意电流般传入体内，他的手臂居然如同石化一般僵硬。徐真另一只手捏住小蛇，一把扯下来，一脚踩死在地，却不敢再狂奔追击，因为剧烈运动，只会加速毒素的运转。

然而徐真不追了，那刺客却回头了。

只闻得一阵香风扑鼻而来，徐真两眼一黑，就再无知觉。他的最后记忆，停留在那女刺客俯身扶起他之时，沁入心脾的幽香和半片细润朱唇。

这一觉也不知昏睡了多久，徐真幽幽醒来，只觉得全身上下就只剩下一颗昏沉沉的胀痛脑袋，手足身躯都没有任何知觉。

都说西域多毒物，徐真这回是深信不疑了。

此时他平躺在一辆马车之中，宽大的车厢里，枯瘦老者在盘膝打坐，这不正是那位懂得天竺悬浮术的老瑜伽师吗？而老者身侧，那位小郎君怒

目嘟嘴，手脚没有被束缚，只是察觉徐真醒来，投来了鄙夷的目光，显然在唾弃这位长安武侯弱得掉渣的战斗力的。

至于徐真的身侧，则是那名以命相搏的女刺客，虽然罩了一件旅人披风，但仍旧掩盖不住丰腴身材，三十来岁，面纱都取了下来，细长的黑色眼线勾勒出那绿宝石眸子的神秘诱惑之美，美艳妖娆，别有一番异域风情。

徐真心里也疑惑，为何这女刺客不杀了自己，直接丢坊沟里，但一瞬间他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——自己怀中的那本小册子，正被天竺老者捏在手里。

那是他三年以来，在东西两市见识过的所有戏法，准确说来，是徐真对这些戏法的揭秘图册！

老者显然对这份图册非常感兴趣，见徐真醒来，扬了扬手中的图册，用生硬的唐语问道：“此图册从何所得？”

徐真看得出来，这老者对戏法有着一股近乎痴迷的喜爱，他想要活命，就要充分利用好这一点，所以他冷哼了一声，扭过头去不说话，此乃欲擒故纵之计。

老者面色一沉，女刺客却坐不住，玉掌往后腰一抹，一柄半月小刃在她手中风车般旋转，而后印在徐真的脖颈之上，此女绝对是杀人不眨眼的狠辣角色。

眼看着半月小刃已经在徐真咽喉处抹出一道血痕，老者终究是开口喝止：“凯萨，住手！”

女刺客冷哼一声，收回了小刃，有些不满地看了老者一眼，却是扭过头去，似乎还在记恨这个伤了自己小腿的徐真。

老者无奈摇了摇头，往徐真这边挪了挪，从怀中掏出一颗黑色药丸来，捏住徐真下颌，塞入了徐真口中。

一股清凉的药力散开，徐真的手脚居然慢慢回暖，这显然是那蛇毒的解药。

徐真活动了一下手指，果真有了知觉，又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却一个踉跄，差点儿跌倒。老者顺势扶了一把，徐真嘴角却挂起冷笑，柔术施展开来，如老藤缠树一般制住老者，食中二指从鞋底夹带出来的锋利刀片，已

经架在了老者的喉咙上。

唐刀虽然闻名于世，但铁业并不算发达，制造不出这样的刀片来，这枚薄如纸张的刀片，可是徐真花了大价钱，买来精铁片料，每天精细磨砺而成的。

凯萨没想到徐真如此狡诈，居然利用老者的同情心，顿时大怒，抓住身边小郎君的头发，一把将后者拖过来，银色小刃架在了小郎君的脖颈。

“你敢动摩崖上师一根头发，我就杀了她！”凯萨恶狠狠地威胁着，徐真丝毫不怀疑她的果决，不过眼下他都自身难保，哪里还管得了这位女扮男装的小丫头。

“我跟她无亲无故，你想杀她就干脆一些，我要是眨一下眼睛，就不是男人！”徐真满脸无赖样儿地鄙夷道，气得凯萨酥胸剧烈起伏，紧握小刃的纤纤玉手都轻轻颤抖起来。

不过有人比凯萨更加气愤，那就是凯萨怀中的小郎君，或者说小萝莉。

“你无耻！见死不救，妄称唐人，连男人都不算！若回来了长安，我一定要教耶耶（父亲）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小萝莉涨红了脸，指着徐真一通大骂。

徐真冷笑一声，撇嘴反击道：“天真！你觉得自己还能回长安吗？”

那小萝莉果然被这一句话给震住，满脸悲伤，垂首静默，眼眶却是湿润了起来。

徐真也懒得理会，刀片压住摩崖的脖颈，朝凯萨冷声胁迫道：“放我下车。”

凯萨气得咬牙切齿，却无奈敲了敲车厢，小萝莉见徐真要挟持摩崖远走，猛然抬起头来，眼中充满了无助的哀求。

① 幻术，即魔术。每种幻术都需要精心策划，才能将虚作实，以假为真。如“口吐字画”，表演者喷水墙壁，就能现出字画。其原因在于事先以五倍子浸水，用这种药水作书画于墙壁，隐而不见，临表演时以皂荚水喷之，便能显出书画，如笔墨所书。

② 印度悬浮术是真实存在的古戏法，而神仙索又名通天绳，乃史上第一幻术，记载传闻颇多，中外皆有之，真假有待考证。

二 西凉境外

凯萨越是急切，徐真就越是笃定摩崖的身份紧要，挟持着摩崖下了马车，四目环顾，却发现脚下竟是干燥的黄土，这分明已经出了长安。

车队停下之后，诸多异人见徐真挟持了老者，纷纷拔刀相向，都是货真价实的弯刀和斩马刀，想来他们已经撕下了外宾伪装，这些兵器若出现在长安，那可是违禁之物。

徐真四处扫视，这些人一个个身着便于骑射的胡服，着小袖，小口袴，大头长裙帽，围巾蒙住口鼻，显然是吐谷浑的民族打扮。

虽然吐谷浑的诺曷钵被封为河源郡王，又娶了大唐的弘化公主，但吐谷浑的军队时常侵扰边关，长安城早已人心愤愤，多有传言说是要攻打吐谷浑，这些人冒充天竺外宾到长安劫人，也确实是胆大包天。

徐真也懒得理会这些贼子，他手中制住了摩崖，自然有恃无恐，只是此时觉得双脚发虚，身子软绵无力，连忙问道：“我睡了几天？”

凯萨恨不得将徐真千刀万剐，小萝莉同样不齿徐真的见死不救，反倒是摩崖老丈温和地回答：“少郎君已经昏睡了小五日……”

“五天！”徐真心头一惊，没想到自己居然睡了五天，按照这车队的速度，估计现在已经出了凉州，否则他们也不会恢复藩人的打扮。

“不对！要是五天，我早就被蛇毒给毒死了……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？”徐真脑子飞快思索，再次问道。

摩崖也不隐瞒，将实情相告。原来凯萨本想将徐真杀死，但长安一片大乱，他又中了特有的西域青玉蛇毒，一旦将他留在长安，必会让人按图索骥，怀疑到他们头上，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将徐真带了出来。出了长安

之后，他们本想将徐真半路杀死埋掉，可搜身的时候却发现了徐真身上的图册，也多亏了摩崖的坚持，否则徐真早就被这伙人给杀了，刚才给他吃的也不过是些活血通脉的药丸罢了。

如此说来，徐真倒是欠了摩崖一条命，他对摩崖本来就没有恶感，反而从这位淡定的老人身上，感受到一股宗师的气质，不过他同样也感觉得出来，这车队的其他人，都不是什么善人。

可怜自己被带到这穷山恶水之地，连做小武侯的机会都没有了，都怪自己贪功，现在好了吧，流落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。想到此处，心头不由发苦，往东边看了看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回到凉州，心里顿时一阵迷茫。

摩崖作为老瑜伽师，行走江湖大半辈子，察言观色的本事也是登峰造极，适时劝说徐真：“少郎君，老夫细看过你的双手，你绝对是个修炼幻术的良材，不若拜我为师，以后必定能够成为高深莫测的幻人（亦作眩人，魔术师的意思）……”

徐真心头微动，老爷子曾对他说过，印度的瑜伽术是神妙无比，远非中原幻术所能比拟，所以这一刻，他确实心动了。

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，自己的处境根本就由不得自己做选择，不管摩崖的戏法造诣有多深，他和凯萨帮助吐谷浑人绑架这个身份不明的大唐贵人，背后必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巨大阴谋。虽然他并非纯正唐人，但千古汉人血脉激荡，他绝不可能帮助这些异域人来坑害汉人。

想到此节，他也是冷笑一声，朝摩崖讥笑道：“哼，你有什么可以教我的？教我给人下药？还是教我用蛇咬人？还是说教我暗藏娘子香囊？”

摩崖听得香囊二字，脸色顿时涨得通红，却见徐真左手果然抓了个镶金丝香囊，快速回想一番，应该是自己在车厢上搀扶徐真之时，被这小子偷了去的。摩崖和凯萨等人惊讶的目光，给徐真带来了极大的成就感，他心中不由得得意起来。

这香囊似乎是摩崖老儿的死穴，但怒气只在他脸上一闪而过，这位老人脸上更多的，是一种莫名的哀伤。轻叹一声之后，朝徐真摆手道：“如果你信得过我，现在就赶紧离开吧，我担保他们不会追击于你。”

徐真闻言，不喜反皱眉，凯萨和诸多吐谷浑人虎视眈眈，一脸杀机，



况且他实在信不过摩崖。

“给你们三息时间，都把刀放下，否则我就把这个小老儿的喉咙切开！”

“你敢！”凯萨将男装小萝莉顶上前来，锋利的小刀已经在她稚嫩的脖颈上留下一道细细的红痕。

“三……二……”徐真果然倒数起来，根本就不理会泫然落泪的小萝莉。

“哐当当！”在场七八个吐谷浑人的弯刀都丢到了徐真的脚下，凯萨狠狠咬牙，最终还是放下了小刀。小萝莉连忙跑到徐真的身边，全然忘记了前一刻自己心里还在咒骂这个见死不救的大混蛋。

“把你们的水囊都解下来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！”徐真见得这些人选择了妥协，心中大定，再次提出要求，这一次倒是凯萨主动解下了水囊，其他人也纷纷照做。

“丫头，会骑马吗？”徐真低头朝小萝莉问道，后者鄙视了他一眼，就好像骑马就是喝奶，是她的天赋技能一般。徐真想想也是好笑，大唐贵族尚武，射御两科更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。

徐真用脚轻轻踢了小萝莉一下，而后正色严肃道：“想要活命，接下来就要乖乖听话，明白吗？”

小萝莉被徐真的表情吓了一跳，但很快就浮现出坚毅的神色，咬牙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徐真满意一笑，开始指挥小萝莉做事：“先去把马都放了，只留两匹。”

小萝莉深吸一口气，战战兢兢地扫了那些吐谷浑人一眼，捡起了一柄沉重弯刀，终究是将马缰都割断，又在马腿上刺了一下，那些马儿纷纷弃车而逃，剩下两匹马则牵到了徐真的身边来。

徐真没想到这小萝莉如此镇定大气，心里更添逃脱希望，又吩咐道：“把他们的水囊都扎破，只留三个，你先上马，带着水囊朝东走，我会追上你的！”

小萝莉微微一愣，但很快就明白了徐真的意图。出了凉州之后，就进入了吐谷浑和大唐的交缠地带，此处不比凉州境内的水土清秀，没有了水和马，他们想要追击根本不可能。

徐真看着小萝莉刺破水囊，又看着水囊流干净，直到小萝莉拍马疾驰而出，他才嘿嘿笑着，朝一干怒目的吐谷浑人说道：“小弟也是形势所迫，各位辛苦啦！”

凯萨气得七窍生烟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徐真将摩崖劫持到马上，扬尘而去。

一名蓄着八字胡的吐谷浑武者连忙捡起地上弯刀，气冲冲地朝凯萨叫嚣道：“凯萨！你应该清楚吾主的手段，放走了那人，莫说摩崖上师，你的族人全部都要被枭首！”

凯萨咬牙冷哼，望着徐真逃走的方向，破口大骂了一句：“狡诈的唐人！”

“八字胡”贪婪的目光在体态丰腴的凯萨身上不断游移，偷偷咽了咽口水之后，朝身后的族人呵斥道：“还不快把马儿都给我追回来！”

那六七个吐谷浑人回过神来，正要去追索骏马，却听得马蹄声“轰隆隆”越发临近，西面地平线涌出一队人马。

“是慕容骁都尉！他是来接应吾等的！”“八字胡”抚掌惊喜道，凯萨却脸色煞白起来。

只见得三四十骑呼啸而来，为首乃是一匹雪白骏马，马头覆黑甲，却是一匹龙种良驹。

吐谷浑以游牧为主，族人擅长养马，每当冬季来临，波涛起伏的青海湖都被冻结，吐谷浑人将良种母马赶到湖中心的海心山上。到第二年春天，母马怀孕产下体格健壮的马驹，号曰“龙种”。而能够跨上龙种战马者，皆为族中神勇之士，这慕容骁乃王族之后，多有英勇之举，此时到得前来，听“八字胡”说完事情经过，却是一记响鞭卷来，将凯萨抽飞出去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若走失了那唐人，必将尔等贱人一并斩首！”

凯萨从地上爬起来，抚摸着脸上的血痕，心头暗自骂道：“这些野蛮的贼人，比那个狡诈的唐人还要该死！”

慕容骁高高在上，马鞭一指，诸多骑士如离弦之箭一般冲出去，往徐真逃跑的方向追击而去。

“八字胡”的手下已经将跑走的马匹都追了回来，他俯身朝凯萨伸出



手来，故作豪爽地招呼道：“上马来！”

凯萨看也不看这“八字胡”一眼，捡起地上刀刃，大步狂奔出去，猛然加速，抓住前方马匹的尾鬃，一跃上了马背，却是顺势将那倒霉的吐谷浑人踹落下去。

“八字胡”看着凯萨骑马追上慕容骁的队伍，咬牙切齿地暗骂一通，却不得不将那个落马的可怜同伴拉上马背。

此时的徐真才刚刚跟小萝莉汇合，心情大好，打算再骑行一段路程，就将摩崖放下，带着小萝莉回凉州，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得立大功，一步登天的美好前景。

如此想象，不由将目光投在那小萝莉的身上，只见得后者身轻如燕，如飞羽贴水面一般附于马背之上，展现出比徐真还要精湛的骑术，果不愧为豪门之后。

徐真拍马赶上，与小萝莉并辔而行，不由好奇地问道：“喂，丫头，你到底是哪家国公爷的儿女，怎么让吐谷浑给盯上了？”

小萝莉嘴唇翕动，正想好好震慑这不长眼的小武侯一番，但陡然想起恩师教导，小脸一冷，轻哼一声道：“要你管，你个小小武侯，就比贱奴高那么一丝丝，再敢打探，回去就治你个以下犯上的罪名！”

徐真本以为这小萝莉好骗，没想到人家倒是精明，反倒自讨没趣，却又拉不下脸，一把拉住小萝莉的马缰，佯怒道：“给我下来！”

小萝莉微微一惊，但并没有败下阵去，反而昂首挺胸，义正词严地回击道：“这马儿是我得来的，你凭什么让我下马，再对我大呼小叫，回到长安就让你流放三千里！”

徐真一看威吓不成，暗暗咬牙，却是用力一蹬，翻身跃到了小萝莉的背后，将自己的马留给了摩崖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小萝莉脸色羞红，虽然她只有十一二岁，却早知晓男女之防，徐真这一举动无疑是登徒子的浪荡轻薄，况且她从小到大，还未有人敢如此亲近于她。

徐真却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，回头朝摩崖拱手为礼，充满歉意地高声道：“摩崖上师，形势所迫，多有得罪，还望莫怪，小子就此别过了！”

摩崖本以为徐真会挟持着他一路回凉州，将他这个挟持人质的歹人交予官府，却没想到徐真放了他一马，也算是还了他的不杀之恩。

老人家还在惊诧，徐真又扬手将那金香囊丢了过来，摩崖顺势接住，心头却泛起一股莫名的情绪来。等他反应过来，徐真已经带着小萝莉，疾驰出了半里路，只剩下摩崖孤零零地坐在马背上。

“可惜了……”摩崖轻叹一声，正打算回头找凯萨等人，却听得隆隆蹄声，回首一望，居然是慕容骁的骑队。

摩崖本就是受制于人才参与了这起绑架案件，心头又爱惜徐真之才，飞速思量一番，咬了咬牙，大力踢马，朝徐真追了过去。

徐真自认摆脱了这伙凶徒，一身轻松，与小萝莉吵闹着往凉州方向疾驰，不想摩崖却追了上来。

“这老头儿难道还不死心？想要恩将仇报？”徐真的脸色难看起来，心头有些放虎归山反被虎咬的懊悔。

摩崖很快就赶了上来，口中高声大呼道：“少郎君！后有追兵！”

徐真已经将小萝莉马背上的大弯刀紧握于手中，却没想到摩崖是来示警的，心下感动，无形之中对眼前老人又多了几分敬意。

此处已经接近凉州关外，黄土稀薄，绿意渐浓，不远处已经出现丘陵和草甸，只是他对地形不熟悉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隐匿之处。

关键时刻，摩崖一马当先，带着徐真远离小路，踏上草甸，往左侧小丘后面疾驰，然而视野开阔，慕容骁等人早已遥遥锁定了徐真二马三人的踪影。

徐真胯下骏马本用于拉车，耐力足够，爆发力却不足，而慕容骁等人的却是战马，不多时就追赶上来。

唐人自诩开化，但也多传突厥等异族为凶蛮狼种，徐真虽然不以为然，但看着小萝莉一脸的惊骇，完全没有了跟自己斗嘴时那份泰然，他猛咬牙关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

骏马转过小丘之时，徐真找到草甸之上一小片高草，极其凶狠地在小萝莉耳边吓唬道：“丫头，你太重了，你大叔我迟早会被你拖死，你自求多福吧！”

小萝莉听得徐真这么一说，心头涌起无尽的愤怒，这算什么男人？大难临头，居然自己逃生，简直就是唐人的耻辱！

徐真也不等小萝莉开口大骂，当机立断，将小萝莉丢进了草丛之中。

此处草丛之中竟然是一方小水洼，水洼两臂宽阔，水面长满绿油油的浮萍，徐真刻意放慢了马速，又有池水作为缓冲，小萝莉并未受伤，起身想要咒骂徐真，却见后者将食指搭在唇边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

小萝莉瞬间明白过来，将整个身子都泡到水洼之中，借助池边半人高的草掩护，成功地隐匿了起来。

她看着徐真远去的背影，心头说不出的苦涩，这个贱人武侯，真是让人又恨又敬重。

徐真苦笑一声，拍马疾驰而出，却转道右首，此时摩崖才追赶上来，心知徐真这是要将慕容骁的马队引开，心中生出莫大敬意来。

“上师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”徐真大声问起。摩崖简明扼要地将慕容骁的身份道清楚，而后跟徐真商议对策。

摩崖和凯萨的族人还在慕容骁的手里，后者中途改变了主意，要杀死那个唐人小女孩，显然是为了灭口。既然是灭口，必然会将摩崖和凯萨也一同杀死，摩崖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对徐真也是知无不言。

徐真很想知道小萝莉的真实身份，但现在却不是时候，眼看着慕容骁的马队就要追上来了，他急中生智，朝摩崖说了些什么，摩崖脸色微变，但很快就面露喜色。

慕容骁快马加鞭，此时已经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徐真背影，当即熟练无比地解下背后长弓，弯弓搭箭，要将徐真和摩崖射落马下。

然而这个时候，摩崖和徐真身上却陡然冒起黄色粉雾，短暂掩盖二人身形，并且弥散到了空气之中，二人却勒住马缰，居然停了下来。

慕容骁的心头莫名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拉弓的右手稍稍迟疑，一股诡异的香风已经扑入鼻腔之中。紧随其后的吐谷浑骑士也都鼻头发痒，喷嚏连连，虽然他们都用围巾裹住了口。

摩崖与徐真并驾而立，脸上不见任何惊慌，就好像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够将慕容骁这三四十人杀死一般。